

Œuvres Choie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Contemporaines

Pierre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册）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1917-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Pierre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下册)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晖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法)布尔迪厄著;刘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978-7-100-11159-1

I. ①区… II. ①布… ②刘… III. ①社会批判论—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953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全两册)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 晖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159-1

2015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9 1/2 插页 3

定价: 80.00 元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下册)

Oeuvres Choïsie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Contemporaines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杜小真 高丙中 主编

第六章 良好的文化意愿

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与其说是按照他们对文化的认可³⁶⁵ (reconnaissance)程度互相区分,不如说是按照他们对文化的认识 (connaissance)程度互相区分:不感兴趣的声明是罕见的,敌意的拒绝更罕见——至少在由作为准考试的文化调查所创立的强制规定合法性情形下。承认合法性的最可靠证据之一存在于最贫困的人掩盖他们的无知或漠然并向文化合法性致意的倾向中,在他们眼中,调查者拥有这种文化合法性,而为了向文化合法性致意,他们在其财产中选择在他们看来最符合合法定义的东西,比如所谓“轻”音乐作品、维也纳华尔兹、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或多少害羞地被说出的这个或那个名人的名字。¹

对合法作品和实践的认可最终总是得到表现,至少表现在与调查者的关系之中,由于调查情形的不对称和调查者的社会地位,调查者享有一种有助于规定合法性的权威:这种认可可能采取一种简单的声明形式——“我很喜欢”,一种宣告

¹ 只要把关于音乐的观点与对作品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就可以看到选择最“高贵”答案(“我喜欢一切好的音乐”)的一大部分人(三分之二)对音乐作品的认识很薄弱。

良好意愿的形式——“我想知道”，或一种漠然的招认形式——“我对这个不感兴趣”，这种形式实际上将兴趣的缺乏归咎于主体而非客体。唯有毕加索，甚或“毕加索的作品”，这一包含现代艺术的所有形式的一般概念，特别是为人们所知的一般概念，也就是某种装饰风格，成为明确揭露的对象：好像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不可能的拒绝只能在一种暗中的抗议下得到承认，而这种抗议被限制在似乎是其最低防卫的程度上。在调查情形中施加的合法性作用如此之大，如果不留神，我们可能像许多关于文化的调查所做的，制造不符合任何真实实践的声明。于是，在关于戏剧观众的某个调查中，74%的小学水平的被调查者赞同预先构成的判断，如认同“戏剧培养精神”并对戏剧的“积极的”、“有教益的”、“精神的”功能大加赞赏，而认为电影则相反，不过是娱乐的、肤浅的、浅薄的甚至庸俗的消遣罢了。无论这些声明多么虚假，仍旧包含了一个真理，而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即这些在文化上最贫困、年纪最大、离巴黎最远的人，总之就是真正去看戏的机会最少的人，往往承认“戏剧培养精神”。轻信这些被迫的表白（正如那么多怀着良好意愿的“民众教育普及者”所做的）或无视这些表白都是错误的：这些表白让人们们对文化资本和集中文化资本的制度可能行使的远远超出文化固有范围的强制权力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因此我们看到，与文学认可机构的距离越远，真正符合这些机构规定和保证的规则的可能性越小，这些机构得到的认可就越是无条件的。

表 23 关于文学奖的民意调查(%)

	实践		知识	对文学奖的评论			
	不买		不知道名字	评委会可疑?	好书?	评委会可疑?	好书?
	获文学奖书	书		不回答	不回答	否	是
	(1)	(2)	(3)	(4a)	(5a)	(4b)	(5b)
农业劳动者	95	88	65	50	26	44	81
工人	90	75	59	43	20	46	71
工商企业主	82	63	45	39	16	37	64
职员 中等管理者	74	53	36	28	10	35	56
自由职业者 高级管理者	29	46	16	18	16	33	64
小学教师	94	85	68	51	27	48	78
中学教师	66	67	30	23	8	40	53
大学教师	55	21	9	18	5	25	37

来源——法国民意调查所,《法国人对文学奖的态度》,1969年11月

我们只有建立这些数据关系的完整体系,这些数据才有意义,因此,我们尽力在这个一览表中表现一系列关于文学奖的提问所提供的全部相关事实:

1. ——您是否曾在一本书获得文学奖之后购买它?
2. ——一年来,除了课本、学习用书或儿童书籍,您买过成人普通文学书籍吗?
3. ——文学奖每年都要颁发给某些图书。您愿意说出您知道的文学大奖名称,或至少,说出最重要的名称?
4. ——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文学大奖的颁布方式往往是可疑的”?

5. ——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文学大奖一般奖励非常好的书”？

评判文学奖的倾向和能力随阅读实践和有关这些奖项的信息而变化，而许多根本不阅读（首先不阅读获奖书）并对文学奖一无所知的人，不管怎么说，都对这些奖项发表了一种意见，而且大部分是正面意见（第5题，有54%被询问的人发表了意见，而67%的回答者发表了正面意见）：这种在一无所知中表示认可的情况随着社会等级的降低而变得越来越常见（那些不买书也不买获奖书的人与那些不对奖项或评委会进行评判的人之间的差别扩大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同样，包含着对奖项的合法性的一种明确认可的评判，随着职业和教育水平的等级下降而增加（4b栏和5b栏），但我们无法把这些变化归于一种由所提问题直接施加的合法性强制作用（因为提出一个否定评判的第4个问题按照同样的原则发生变化，只是比第5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少，这无疑是因为这个问题更明显地具有能力要求并意味着对文学环境的一种特定认识）。

“对于工作的妇女而言，接待就是筹备”

“因为接待，就是及时回到家里，摆好鲜花，查看餐桌，或在第一次铃声响起之前迅速更衣。更衣和放弃所有公事，从而变成亲切的和微笑的家庭主妇。”

“为了达到这一切——好客的、鲜花盛开的房间，符合接待风格的服务，美食，从第一支烟到告别酒，什么都不被忽略——不待在家里的妇女应该以会议组织者的才能代替她们在家中的存在。

她们的房间,首先尤其不该给人一种她们只是过客的印象,相反,应该给人一种反映她们个性的生动形象的一个舒适的、精致的栖身之所的印象。她们自视为家中被邀请的第一个客人;而且由于她们无法花很多时间在家,她们希望家总是准备接待她们,即便她们整个白天或为了远游抛弃它。结果:这些私密的、热情的、居住舒适的房间,证明了她们的存在和喜好。

只要她们有喜欢的颜色,她们的装饰很快就显示出来;她们常常旅行,每次回来,装饰都从中受益!她们无论钟情于绘画或阅读,墙和书架立刻就展现了她们的趣味。尽管她们的职业经常迫使她们考虑别人的观点,但是通过她们的家,她们找回了说“我,我喜欢……”这种非常女人气的快乐。

她们如何待客?这显然首先要看场所的布局,要看有没有餐厅,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或可收放的就餐角落。办传统晚宴或幽默而优雅地吃“快餐”或“自助餐”取决于这一点和她们的家务能力。

至于做菜,这工作往往是在电视或广播指导下进行的,手里拿着笔记本,心里预先想好的。她们懂得现代科技提供的所有节省时间的办法,拥有头天晚上反复斟酌过的预备菜肴名单,而且她们善于部分地利用送餐服务,同时又不让她们的菜肴失去个性。

因此工作的妇女,既以无比的效率又以无比的魅力成为待客的战略家,她们给人以全职家庭主妇的假象。”

“一种现代的接待”

“这里,工作的妇女为自己工作……因为这种装饰的设计者就是弗朗索瓦丝·塞,创作者和装饰师。她的房子:塞纳河边的三居

室，她在一个大起居室里接待客人，大起居室分成两部分：客厅-客厅和小客厅-餐厅。布置朴素但不呆板，而且她有这种如此女人气的才能，吸引注意某个细节，却不刻意……

一个油漆大拉门随时把客厅和餐厅隔开。两边，墙上贴了浅芥末黄平纹布，橄榄绿割绒地毯，本白丝绸窗帘，白天花板。餐厅是临时的：在一张白沙发面前，放了一张餐桌，餐桌是木头的，漆成白色，不锈钢腿上镀了亚光铬，还放了麦圭尔(McGuire)制造的白皮折叠椅。桌子折叠之后变成了一个涡形脚桌并与辅助的白色小家具组成客厅。在大客厅里，是一套更舒适的起居设备，小牛皮绒制成的大转角沙发占主导。沙发前面放了一个镶了一圈不锈钢的漆成绿色的传统矮木桌。”

“巴黎女主人”

“苏珊·特雷恩，美国时尚记者和伟大的旅行者，在左岸的一栋现代建筑中的安静的三居室安家。她对美和时尚的体验，在装饰上，赋予她在颜色和材料的游戏中、在风格的巧妙对抗中的一种精湛技艺；这一切乃是微妙地以一种古典的优雅趣味实现的……尽管苏珊·特雷恩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待客，但她也规划了一个餐厅，尽管很小，但可以避免矮桌上吃冷餐或便餐的不方便。因此，即便没人帮忙，她也可以在饭后再把门关上，不去管怎么乱。用餐期间，她用一只柳条筐慢慢收拾弄脏的碗碟。先上第一道菜，随后是一张带有菜肴保温器的活动餐桌跟其余的菜。菜式简单而精致，因为她是美国人和旅行家，所以从世界各地带来美味的烹饪法和新鲜的观点。”

《房屋与花园》，1970年4月，第162期

认识与认可

小资产阶级与文化的全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认识与认可之间非常明显的差距中推导出来,这种差距是良好的文化意愿(*bonne volonté culturelle*)的原则,而这种良好的文化意愿按照对合法文化的熟习程度,也就是按照社会出身和与社会出身相关的文化获得方式,采取不同的形式:上升的小资产阶级将其不设防的良好意愿投入到合法的文化实践和财产的次要形式中,如游览古迹和城堡(与参观博物馆和艺术收藏对立),阅读科学或历史普及杂志,摄影,在电影或爵士乐方面获得一种修养,同样地,为了过人们所说的“入不敷出”的生活,他们投入极大的精力和创造力,比如在住宅范围内,用来增加房间的“角落”(女性报纸倡导的“烹饪角”、“用餐角”、“卧室角”)的巧计,或能够扩大房间的“窍门”,如“收纳区”、³⁷⁰“可移动隔板”、“沙发床”,更不用说所有形式的赝品和所有这些如人们所说能够“冒充”别物的东西,这些都是以小“充大”的办法。

良好的文化意愿,尤其表现在他们非常常见地选择最无条件的文化顺从声明(选择“受过教育”的朋友,喜欢“教育”的或“说教的”演出),而文化顺从声明往往伴随着一种与给予的尊重成比例的不够格之感(“绘画,很好但很难”等)。小资产者无比崇敬文化:我们想到了朱娜·巴恩斯^①描写的人物费利克斯²,正

^① 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 1892-1982),美国作家,对20世纪英语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作品以同性恋主题和厚重的哥特式风格闻名,代表作为《夜森林》(1936),费利克斯是这部小说的男主角。——译者

² D. Barnes, *L'arbre de la nuit* (*Nightwood*), Paris, Ed. du Seuil, 1957, pp. 27-29.

如约瑟夫·弗朗克指出的,他和现代文学的另一个犹太流浪者利奥波德·布卢姆^①的共同点是试图“徒劳地与融入到他从根本上感到陌生的一种文化”,^②他作为犹太人和小资产者,即小资产者的极限状态,加倍被排除在外并加倍渴望融入,不管怎样,他在一切可能与文化相似的东西面前顶礼膜拜并对过去的贵族传统怀有一种不假思索的崇拜。这种纯粹而空洞的良好意愿,由于不具备对这种意愿的应用必不可少的标志或原则,不知道投向什么对象,把小资产者变成文化误识(*allodoxia culturelle*)的指定受害者,也就是所有认同错误和所有形式的误识的受害者,认识与认可之间的差距体现在这种误识之中。误认,即在这种由不加区别的尊敬引起的对正统的幻想中体验到的异端,夹杂着渴望和焦虑,导致把轻歌剧当成“高雅音乐”,把普及当成科学,把赝品当成真品,并在这种既忧虑又过分自信的虚假认同中找到一种满足的原则,这种满足在某些方面得自于与众不同之感。^③

在中产阶级成员——他们是中等文化的主要消费者——眼中,中等文化的一部分魅力来自对其所包含的合法文化的参照,这些参照倾向于并准许合法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的混同:中等文化

① 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1922)的男主角。——译者

② J. Frank, *The Widening Gyre*, Bloomington-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6.

③ 就像这些财产的内容(比如对合法作品的明确参照)一样,为中等文化财产做的广告是对文化误识的一种永久激励:这种广告既强调获得被推荐产品的经济和文化可能性,又强调它们的高度合法性,为此它求助于文化权威(比如院士院院士或竞赛评委会),而文化权威的权力本身也是误识的一种结果,因为正如人们看到的,这种权力得到的认可倾向于与能力成反比。

包括人人都可理解的先锋派探索表演,或人人都可理解的自视为先锋派探索的作品,戏剧或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电影,学院派音乐“改编”的“流行”音乐,或民间乐曲的学院派“配器法”,以一种让人想起童子军歌曲或唱诗班合唱的风格演唱的古典作品,总之,就是造就了所谓“高品质”的周刊或综艺表演的一切,而这些周刊或表演完全是为了给所有人提供跟得上合法消费之感而筹划的,它们之所以能提供这种感觉,是因为它们集合了两种通常互相排斥的属性,即被供给产品的便于理解和文化合法性的外在标志。

一般普及与合法普及也就是学校教育普及不同。合法普及公开宣布其教育目标,可以让人看到为降低传播水平而努力推行的一切,而一般普及无法从根本上充当其所是,而且如果它不依靠消费者的同谋,它所意味着的欺骗注定要失败。它事先获得了这种同谋,因为在文化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赝品”的消费是一种无意识的欺骗,这种欺骗尤其骗的是欺骗者,他是第一个将复制品当成原作、将假货当成真品的当事人,如同“仿制品”、处理品或二手货的买主一样,后者想说服自己,“这更便宜而且效果一样”。⁵

⁵ 消费者通过这类防卫机制将自己变成了销售者的同谋,这类机制也可在其他领域看到;因此,一个市场研究专家提出,广告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可能就是为买主提供购买后感到放心的理由(J. F. Engel, *The Influence of Needs and Attitudes on the Perception of Persuasion*, in S. A. Greyser (ed), *Toward Scientific Marketing*, Chicago,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1964, pp. 18-29)。这些再保障的观念机制说明了行动者对其文化实践的评估与这些实践的客观真实之间的差距:一切似乎是这样发生的,在认可程度之等级的所有水平上,一个人总是趋向于赋予他的实践比场的结构客观上赋予他的实践更大的价值。

一个非常“简朴的”护士¹

B. 女士的父母在洛特^①经营一小块地产,她 48 岁,在巴黎圣路易医院工作了将近 20 年;她“非常喜欢学校”,本想当小学教师,但她不得不在获得结业证书后辍学一年,她的父母“没钱”供她上学。她 28 岁离婚,带着两个孩子,只好在医院谋了一个职位,然后她一边工作,一边上课,当上了护士。她的儿子 26 岁,结婚了;她的女儿 20 岁,学生物的大学生,跟她一起生活。B. 女士“非常喜欢孩子”,但“厌恶子女多的家庭”(“这样操心太多”)。

“我看到错误时感到震惊”

她对“没有一种高(教育)水平”颇为遗憾:“我知足了,但我很乐意懂得更多……受教育非常重要。”教育,首先是懂得语法和拼写规则:“跟我一起工作的小姑娘,说话很糟糕,她们把阳性的事物说成阴性的,反之亦然,这就证明她们丝毫没有语法意识;的确,这说明了她们的本来状态”。“我看到错误时感到震惊。昨天,有人写‘examens amener’(带来检查),词尾居然是 er^②……我真感到难为情,要是我犯了这么大错误……注意,要是我,我就写 apporté(提供),总之要一丝不苟……我会说带来一个孩子(amener un enfant),但我会说提供检查(apporter un examen)”。

i 只需将这次访谈与下面将要展现的另一个更年轻、学历更高的护士的见证进行对比,就可非常具体地看到,把许多职业分开的年龄段之间的对立,事实上与学校教育代的差别和社会轨迹的差别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风格的差别,是一致的。

① 法国南比利牛斯的一个省。——译者

② 这里动词变位错误且用词不当。——译者

“我讨厌自负的人”

她喜欢“比较朴实特别是不自负的人”：“我讨厌自负的人，我受不了不讲礼貌的人……受不了不问候就这么进来的人，受不了好像没看见你、忽视你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可能没达到他们的层次。我不愿被上等人欺负”（她本人则“尊敬地位比她低的人”）。她更不喜欢“肮脏的人”：“我觉得一个人即使不太富裕，总能在穷困的同时做到清洁。我看到有些来的病人脚很脏，他们本来可以在市政浴室洗干净”。

“非常简陋”

373

房子“非常简陋”，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一个房间她女儿用，另一个她用，没有餐厅：“非常简陋，没有洗衣机，因为我不喜欢洗衣机，我用手洗，我没那么多衣服，您看，然后我用洗涤锅煮一煮，我发现衣服也这么干净……我想，无论如何，洗衣机不会达到洗涤锅达到的温度……我有冰箱、带烤箱的炉灶，我用现金买的，我不大喜欢贷款。对于大的东西，比如一个餐厅或一个卧室，这一类，我同意贷款，但说到底，为了一个小炉灶、一台小洗衣机或一台冰箱，我想这真地不值得”。

“我喜欢家里比较整洁”

在她的房间里，“一件从撒玛利亚商店买来的值700法郎的家具，一张从街区的一个小商店买来的桌子，一个小长凳”：“我在自己家里感觉很好，我很满足，尽管非常简陋”。墙上有几张家人的照片；别人送的小摆设、小纪念品放在一个纸箱里：“这些东西占地方，碍事……我喜欢家里比较整洁……不然的话，当然了，要是我有一个小玻璃柜，就可以把这些小摆设放进去，也不碍事，在里面，

不招尘土”。

“传统服装,小成衣商的衣服,小棉裙子”

在衣着方面,同样的“简朴”,同样的“得体”考虑:“不能挥霍……应该懂得管理收支,这是最重要的”。她不许自己“穿蓝牛仔褲闲逛”(认为她女儿可以这么做),她穿“传统服装,小成衣商的衣服,小棉裙子”:“现在,我有一条海军蓝的百褶裙,从郊区的一家小店吉拉尔·帕基耶(G rard Pasquier)买的,他们经营品牌,卡沙雷尔^①(Cacharel)和其他品牌。我穿这样的衣服感到非常自在,比穿他们做的那些正式的新裙子更自在”。她每个星期都去美容院:“这让我放松,真的,我喜欢去理发店,把头发弄成波浪形,很快就做好。气氛很好,安静,那儿有女宾,就这样,我静静地看一本杂志,时尚一类的”。

她不买杂志,因为杂志“做很多广告,很贵而且没太多可看的”。她很少看电视,除非为了“娱乐”或“放松”,才看综艺表演,看几眼唱歌,电视在她女儿房间里。其实她“没那么多时间”:“比如我更喜欢睡几小时觉而不是吃很多东西(她大部分时间吃烤肉、沙拉、水果)。我觉得对于我的身体状况而言,这样更好。我需要有八小时的睡眠”。两三年来她没去看过电影:“我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我想不起名字来了,是关于医生的故事”。

她听“广播,尤其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音乐”,很喜欢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②:“我发现他的歌,某些歌,主要是在歌词方面,

① 1962年创立的时装品牌,意为“野鸭”。——译者

② 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Fr d ric Fran ois, 1950-),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比利时法语歌手,曾经获得85次金唱片奖。——译者